

淮海集

四

蘇平子集

新開

續編

PDG

淮海集卷之三十三誌銘

秦觀少游

李狀元墓誌銘

元祐三年春三月上始臨軒策有司所貢士被選者凡數百人而廩延李君為第一君諱常寧字安邦自嘉祐中舉進士數為春官所却至是始獲奉大對於庭上刺六經之文旁獵百氏之言下通當世之務其詞奧衍有漢唐之遺風進御一讀遂為舉首天下莫不異之是時朝庭耆老謀王體斷國論者皆累朝舊臣君於斯時年踰知命袞然得雋於翰墨之場世以為萬戶侯如以契券取也而君釋褐授宣義郎簽書鎮海軍節度判官是歲六月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二有司以聞詔賜錢三十萬

其家天下莫不悲之君困於科舉蓋三十年其得名宦  
纔數月尔嗚呼何起之難而貴之易邪然君子疾沒世  
而名不稱焉君以諸生崛興名動海內其視碌碌無聞  
而歿者亦可以無憾君結髮學問晚而彌勵事親孝於  
二弟友愛為人恭儉潔廉其取予一毫不妄也曾祖諱益  
祖諱知進世居開封廩延不仕考諱永昌始仕為從事郎  
鄆州司戶參軍夫人秦氏先大父承議之女也後君四年  
卒雖除君喪猶布衣蔬食以終其身平生端烈類如此  
子二人長曰弼有學行次未名女二人尚幼以卒之年葬  
於開封府雍丘縣大善鄉裴村西谷山林之原先府君  
之北初君襄事期迫不暇納幽堂之銘逮夫人祔葬始  
鏹銘而納之銘曰帝杓臨軒策士于庭有器晚成冠我

群英大道孔夷其御又良闇闔玉堂行矣翹翔慶者在  
門弔者在閭胡亟只且世為嗟呼如霆忽厲風雨奄至  
俛仰而闕孰知其自大椿父榮朝菌暫敷竟復何殊同  
於空虛隋渠之墉杞國之疆佳城蒼蒼刻文是藏

慶禪師塔銘

師諱昭慶字顯之俗姓林氏泉州晉江人也少躊躇以  
氣自任嘗與鄉里數人相結為賈自閩粵航海道直抵  
山東往來海中者十數年資用甚饒皇祐中祀明堂恩  
度天下僧師為兒時父母嘗許為僧名隸漳州開元寺  
籍至是輒謝諸賈以財物屬同產使養其親徒手入寺  
毀鬚髮受具戒鄉人異之居無何謂其曹曰出家兒當  
尋師訪道求脫生死若匏繫一方乃土偶人耳遂去開

元遍參知識至禾山楚才禪師會中因看風幡話忽然  
有悟以為道妙盡於此矣及見黃龍惠南禪師示以佛  
手驢脚因緣輒漫不省因服役左右數年不去始盡得  
黃龍之道故師後出世法嗣黃龍云熙寧中遊淮南往  
來廣陵天長高郵之間三邑之人見師如舊相識莫不  
靡然心服願為弟子而高郵之人遂以訖明請師出世  
凡三住道場於高郵之訖明次烏江之惠濟寂後廣陵  
之建隆惟惠濟僻在深山中地有湯泉人跡罕至心樂  
居之訖明建隆皆為檀越士大夫所疆遜去不獲非其  
好也師所得法廣大微妙又學術無不通達其為人法  
或以經論或以老莊或以卜筮或以方藥下至種種一  
切俗諦之事隨其根器示大方便不獨守古人言句而

已自唐以來禪家盛行於世者惟雲門臨濟兩宗是時  
雲門苗裔分據大刹相望於淮淛之上臨濟之後自江  
以北惟師一人故雲門之徒或不以師為然師聞而笑  
曰此吾所以為臨濟兒孫也晚歲多病謝住持事寓止  
高郵醴泉法嗣處安會中一日召安師及諸禪者以偈  
兩首示之明日飯後奄然歸寂實元祐四年八月十六  
日也俗壽六十三僧臘四十一其徒智勤等二十有二  
人與廣陵檀越奉師靈骨歸建陵起塔而葬焉明年智  
潭自廣陵走京師乞銘於某嗚呼始師出世某之外舅  
故潭州寧鄉縣主簿徐君賡實為檀越首及師在惠濟  
某嘗從故龍圖閣直學士孫公覺莘老錢塘僧道潛參  
寒訪師於湯泉山中時烏江令則今承議郎閻君木求

仁也高郵士大夫孫閻諸公皆參問於師而為役之久  
緣契最深者殆莫如某然則銘師之塔某何敢辭乃為  
銘曰嗚呼我師法妙難思與物並作而不磷縕經論老  
莊卜筮方藥是皆黃龍佛手驃脚我從中證決定無疑  
非遷陀客當大笑之山河既露水鳥又談能事畢矣汝  
復何參少賈之雄老禪之伯求其異相亦不可得有岡  
崑崙南直海哨盡未來際我師長存

葛宣德墓銘

君諱書舉字規叔姓葛氏其先廣陵人唐天祐中遠祖  
濤始徙常州之江陰曾祖諱祥不仕祖諱惟甫贈吏部  
尚書考諱密承議郎致仕承議與其兄兵部侍郎宮相  
繼策名及其仲季皆以德善壽考為搢紳所推諸子若

孫行學聞於時者相屬闔門百口有古雍睦之風今東南大族稱孝友者曰江陰葛氏君弱不好弄五歲遭夫人憂哀毀如成人與葷血輒揮去不食及長篤行力學敏於文詞熙寧三年中進士第調杭州餘杭縣主簿詔舉學官侍臣有欲以君充賦者檄取所為文君嫌於求售竟謝不與是時朝廷興修二浙水利議者謂苕霅二水出于天目之山而溢于太湖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二江並廢獨一松江入海故太湖之水壅而吳興被患遂欲廢北關長安二埭上塘之渠以與下塘相通又於餘杭之南股引苕溪之水達于漕渠穿錢塘之市而入于江以紓吳興之患時多以為然部使者檄君行視君以為吳興之水原於太湖太湖廣袤四萬八千餘

頃旁占數郡其所灌輸非獨茗雪也書稱三江震澤說者不同就如議者之言則尋常溝瀆之流豈可以比二江之任祗益紛擾耳且錢塘二埭其來久矣大役之興古人所重固執不可議者不能奪其事遂寢故龍圖閣直學士李公常時守吳興聞君之說貽書嘉歎而部使者亦知君而交薦之移衛州共城縣令丁承議憂服除授淮南節度推官知蔡州真陽縣事改左宣德郎知開封府長垣縣事三邑皆有惠愛民到于今思之長垣有地訟更數令不決其人執康定元年二月書契為證君至謂訟者曰爾所執偽契也康定改元在寶元之冬豈復有二月耶訟者詘服吏大驚君之為政明多此類也元祐六年六月十六日卒於長垣之官舍享年五十有

四君為人篤於孝悌而毅然有守不為利害所移觀其  
風節議論朝廷器也而間關數邑以卒悲夫娶夏侯氏  
故司門員外郎淇之女子男三人張仲牧仲子仲皆舉  
進士女四人在室以八年九月丙申葬於常州江陰縣  
署村之原前期諸孤以狀來請銘余舉進士時常與君  
同學在汝南復與君同官君之登科與儂仲父同年而  
張仲又余之婿也然則非余其誰宜銘者銘曰葛以國  
氏其支覃亂離瘦矣遷江南崛起貳卿諸弟參長垣詞  
德如不慚有地百里如子男俟挽不來迄今談其積如  
京發二三有如不信銘斯鑄

徐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徐氏真州楊子人供備庫副使諱昌言之孫太

子左清道率府致仕諱守約之女年二十一歸清河張氏為內殿承制諱文英之夫人治平三年閏月二十八日以疾卒于京師享年五十三生男五人清臣良臣堯臣舜臣禹臣堯臣舉進士以學行聞舜臣應天府軍巡判官監楚州五祐鹽場女二人長適進士王構次適進士王謌早卒以元豐四年十月癸酉祔葬于揚州江都縣東興鄉馬坊里承制君之墓承制君元配劉氏無子早卒既升朝故事得封妻為縣君夫人請先劉氏承制君義而從之故夫人未及封而卒後二年以恩始追贈壽昌縣君銘曰懿懿壽昌女子之師渾然平夷不妄咷嬉初在厥家孝謹是處建嬪德門益踵前武維親及黨不汝瑕庇豈伊蚩倪天實我資承祭奉賓事嚴且飭以

身先之疇敢不力旣羨于躬又相其夫子多俊髦亦澤  
之餘崑崙之西岡阜蟠踞鏤詞幽墟以照不腐

虞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虞氏諱麗華越州山陰人助教昱之季女年十  
九歸同郡陸氏為承議郎知高郵縣事必之夫人踰八  
年而卒卒後十年葬于山陰縣野人原其舅朝議公所  
生母袁夫人之兆實熙寧三年五月某日也元豐六年  
天子有事於南郊夫人以承議君陞朝恩封仙源縣君  
云承議君嘗謂予曰虞雖越之著姓世以財雄亡妻婉  
慤恭儉如出寒素之家仰事舅姑旁接內外之宗姻下  
撫僅使之衆殆無一人失其意者不幸短折以死生一女  
嫁進士史安術比已死矣余深悲之幸蒙明恩追錫封邑

而葬時迫其幽堂之銘實尚未刻予與予故人也願為論次其事將穿其墓前而納之以致予意焉是時予將赴汝陽治裝薄遽雖許其作而未暇而君每見余輒以仙源之銘為囑至于八九而不倦嗚呼夫婦俗薄父矣仙源之歿幾三十年而君尋緯悼念眷眷不忘如初非風義之厚出於天性何以至此耶乃為之銘曰惟夫人胃東陽嬪德門家有光命雖絕慶未央刻斯文誌幽荒

李氏夫人墓誌銘

至和中先君遊太學事安定先生胡公歲時歸覲具言太學人物之盛數稱海陵王君觀及其從弟觀有高才力學而文流輩無與比者余時為兒侍左右聞而心慕之願即見蓋不可得後數年二君相繼舉進士中第其

試於有司皆為開封第一名實既發所與比一時之豪傑  
遂以故人子獲從之遊元豐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寺丞君  
觀之母李夫人卒宣德君覲以書抵余曰世母葬有日  
矣伯氏荒迷不能請願有銘嘻先君友執之命也其可  
以辭謹按夫人李氏諱仁用世為泰州如皇人年二十  
六歸王氏為府君諱惟清之夫人享年八十有三以卒  
之年九月四日祔葬于如臯之赤岸鄉府君之墓子男  
一人寺丞君也女四人其婿趙世昌為內殿崇班蔡實  
丁傳夏侯煦皆舉進士孫男一人曰譚孫女二人一早  
卒次尚幼夫人性通達治事有法度凡内外之宗姻下  
逮婢使靡不得其歡心子既出仕供養甚厚及坐法免  
生理蕭然恬不以介意雖高年視聽不衰手足便利迄

終無一言亂者銘曰於維夫人間且穆來嬪王宗祇厥職  
內嚴外順宗姻懌既壽又康時酒食變故相詭獨處廓  
氣形逮及超不失藏從其夫古原宅詞詔後來有幽刻

掩闥銘

元豐初觀舉進士不中退居高郵杜門却掃以詩書自  
娛乃作掩闥之銘其詞曰門有衡衢<sub>一作蹄</sub>踵聯世不我  
謀兮地自偏渾沌是師兮機械焚何以玩心兮有討論  
揮架萬軸兮星宿懸口唶目披兮遊聖賢偶與意會兮  
欣忘食植芳樹美兮亦既蕃執耰搏虎兮更衆難自覈  
不迷兮邈考槃褰民多艱兮戒求全高明家室兮鬼笑  
喧速成亟壞兮理則然蔓蔓荆棘兮上造天巖<sub>一作巒</sub>

患啜菽飲水兮顏悅歡優哉游哉兮聊永年

劉氏研銘

溪之精石之靈此雲氣亟明星為穎窟作刃硎永寶用  
琢斯銘

銘穎師研

穎師十二歲以書為東坡大滌二公所稱他時豈易量  
予以紫石硯贈之銘其下曰三生懷素法穎上人時於  
此處轉大法輪

瀘州使君任公墓表

元豐中朝廷治西南乞第之罪至於斬將帥紹藍司兩  
蜀騷然四年而後定余嘗怪乞第裔夷耳兵不過三千  
人非有冒頓强悍之威結贊狡險之謀蛇豕微種乃為

邊患如此及觀瀘州使君任公事迹然後知累年之役  
實部使者為之裔夷何足責也任公諱伋字師中眉州  
眉山人少學讀書通其大義不治章句性任俠喜事與  
其兄孜相繼舉進士中第知名於時眉人敬之號二任  
而蘇先生洵允與厚善熙寧某年其察訪使熊本薦知  
瀘州州上接棘道下連南平控引蠻夷千有餘里如甫  
望箇怒羅氏鬼主沙取諸郡皆歲來互市而守將任輕  
無節制之權非有奇略遠謀則不幸往往有事公既至  
威信大著夷夏便之歲滿當更詔留再任比滿又特轉  
一官留之元豐二年納溪砦互市有歐羅胡苟里夷人  
死者故事漢人殺夷人既論死仍償其資謂之膏價時  
若將欲勿與夷人大患爭譟而出公馳至境上具以禍